

王崴文集



影评·历史·杂谈

中国电影出版社

王崴
著

渐 隐

这个世界如同错综复杂的园林，
影评就是行走的路径。

影评·历史·杂谈

渐隐

王 崑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渐隐 / 王崴著.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106-02809-1

I. 渐… II. 王… III. 电影评论—中国 IV. J9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3757 号

渐隐

王崴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6657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 25.5 插页 / 8 字数 / 465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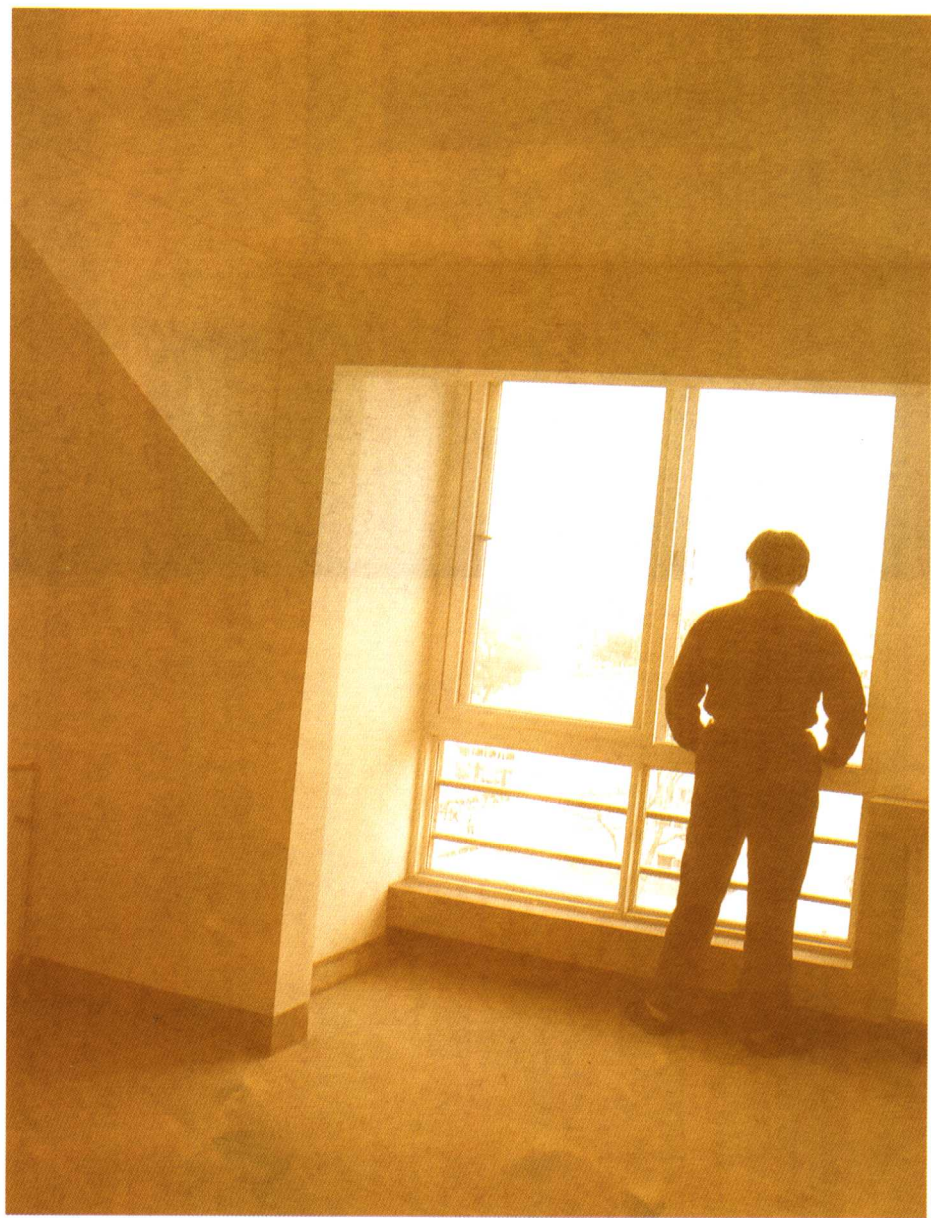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106-02809-1/J · 0993

定 价 3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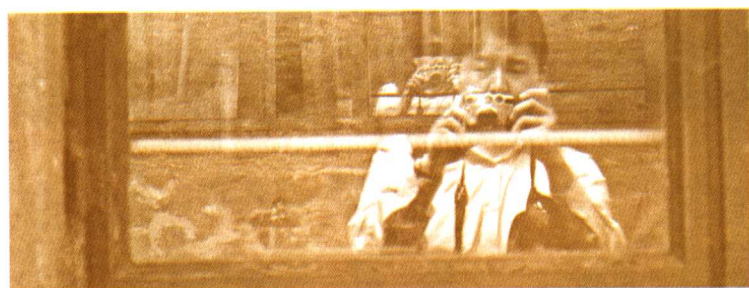
王 崑



王崴在二楼卧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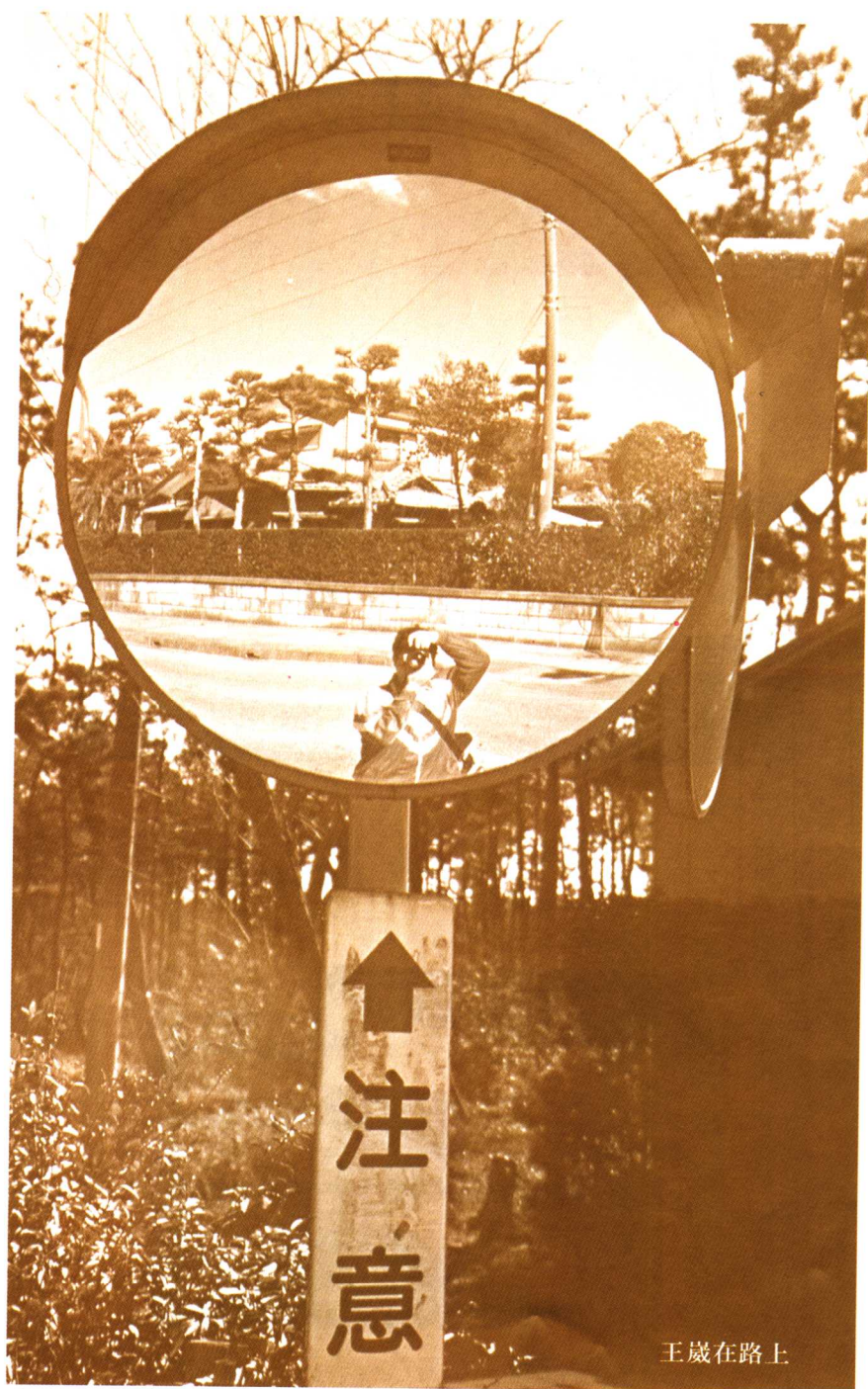
少年王崴



青年王崴



王崴坐拥碟城



王歲在路上

“假如我不回来，亲爱的”

——与特金

假如我不回来，亲爱的，
你那亲切的信无人回答，
请勿猜疑有了另外一个她。
这意味着……长眠地下。
这意味着，孤寂的柞树
在我头上哀怨地喧哗。
请你宽恕我永别所爱，
却与故土未曾分家。
只因有了你们我才幸福，
我悉心倾听的只有你俩：
我钟情爱恋着的啊，
是你还有亲爱的国家。
当我头上的孤寂柞树还未
昏昏入睡，尚未躬身倒下，
我之所爱的只能是你啊，
还有那亲爱的国家。

1942.3

王崴手迹

序

纪念王崴

陆川

刚才奇亮把我的手机给我，说你有个未接电话。

我看了，还有两个短消息。

其中一个，让我的心猛地停跳了一下：王崴去世了，荣荣。

怎么可能……我一下子愣了，下午的时候，还说只是自行车碰撞，怎么……

然后，知道了真情：跌倒在路沿，颅骨内出血……

刚刚去世，才三十岁。

我们是从网上写帖子逐渐变成好友的。

朋友间，都叫他王大师。

因为他帖子写的快，我们曾经说他是打字机；大师的称谓，因为他的收藏最丰富，电影史的知识最厉害……因为他是书生，总是用了书生的态度去爱电影，事事超脱物外，所以我们叫他大师。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应该是在九寨天堂。我们应当地一个单位的邀约，去为他们写本子。王大师是编剧，我们是混着过去一块玩乐的。王大师还是那种严肃和认真，在饭桌中，反复说：这个项目不好写，不好写。

晚上，大家都喝多了酒，在酒吧唱歌，都醉了。

我送一个制片人回房间，然后在九寨天堂如同迷宫般的走廊中迷失了，后来竟然摸

到了他们的房间，敲开房门，我一下冲进去，笑着说：不许动，查房！

王大师光着上身，露着一身白肉，躺在床上，翻着资料不紧不慢地说“我和小恺正商量明天怎么去采访的事情呢……”

我印象中王大师是不开玩笑的一个人，很认真。

他对生活认真，对朋友也认真。

一次传达室通知我，说我到了一包书，有二十几本一大包。

我去拿的时候，说没有了，被人拿走了。我急出了一身汗，因为是史料，写东西要用的。然后勒令门房回忆究竟是哪一个人拿走的，门房想了半天，说一个中等个儿，白胖的小伙子，用自行车运走的。

我想了半天，不认识。

隔了两天，在办公室的凳子上，看到了一包书，是王大师运过来的，他来开会，就用自行车把这包书给我驮了过来。他告诉我，正巧路过门房，看到黑板上我的名字，想着我忙，可能不能及早拿到，就替我拿了，然后送了过来。

我默然，因为从我们工作地方的传达室到他家，骑车要将近一个小时，他就骑车一个小时把书给背到了家中，然后又背到了我的办公室。

王大师对于朋友，就是这样。

我们的认识，是在新浪的一个电影论坛，那个时候这里聚集了张一谋，3B，小恺，馒头，王崴，旺才，稻子，碗儿，光猪刘壮士，小白，小赖，小兰等等一批热爱电影的朋友。那个时候的王大师，他总是骑着一个单车，车筐里放着个书包，里面满是碟子。给朋友带的，或者自己淘的。我们就在小西天那里聚会，看片子，吃饭，喝啤酒。都是对电影有着无穷冲动的年轻人，看了电影会争执起来。比如韩国电影，比如西班牙电影，比如布列松。然后晚上各自回家，在坛子上见真章，帖子劈头盖脸暴雨疾风，一群热爱电影的穷小子为了中国电影的明天在论坛上通宵达旦地争论着。

几年过去了，原来风起云涌的坛子，老将们散了，新人进来了。很多人都进入了电影媒体，用文字在努力为中国电影呐喊。比如王崴，他辞去了自己外交部的工作，去做一份杂志，因为这里，至少他的精神是自由的，他告诉我。

王大师酷爱电影，但是电影以外的大师，我们都知道他十分简朴，十分节俭。从来不乱花一分钱。一年四季，不分寒暑，去哪里，都是一辆自行车。几乎没有看到他打过车。经常听到他说，自行车被人偷了；或者有时候，我们一起聚会到深夜，在寒夜的街头，他会请一个顺路的朋友说能不能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我的自行车放在那里了。

他是一个读书人，身上有读书人的迂腐气，他用读书人的迂腐和执著热爱着电影。他的所有积蓄都用在影片的搜集上。有一次，他从金五星出来，被两个保安盯上了，保安要搜他的包，因为他的包里有碟子，碟子露出了封面，他拼死保护着自己的书包，一个从来说话慢吞吞的人，据说使用尽了全力把自己的书包抱在怀中，最后被保安打了一顿了事。他在和我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着重说了一句，好在保住了碟子。我们都觉得他应该不会谈恋爱的，因为他似乎除了电影，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谈过别的什么。有一次隐约说起，他满脸不快，说一个女孩总是不给他一个确定的消息。

但是有一次，大师和我们聚会的时候，穿上了黑色的大衣，头上烫了几个波浪，整个人都焕然一新的样子。那次聚会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大师的女友，一个娇小可爱的女孩。我问他，是那个吗？大师点点头，骄傲的深情溢于言表。那天吃饭，女孩和大师的手一直是分分合合，走的时候，两个人手拉着手，向我挥手告别。我走了很远的时候回头看他们俩，依然手拉着手，甜蜜地走在北京深冬寂寞的街道上。我们一伙人都站在街边，说王崴有女朋友了。大家都笑，笑得很开心。

在我的心中，我们这一批在坛子上为中国电影呐喊过的年轻人是永远的朋友。我第一次拍电影，拍完了。那一次拍电影的过程，我心里极端压抑，回到北京，他们摆了一桌为我接风，大家都喝大了。喝大了我就痛哭，王崴也不劝我，把白酒一杯一杯往喉咙里倒，那一天后来很多人都在哭。哭的过程中有人在喊：不管怎么样，你丫冲出去了，你丫继续！你丫必须继续！！你丫不是自己，你丫是为我们这一批人冲出去了！！我抬头看，竟然是他。一个从来说话不大声的人。

今天我听到王崴的消息的时候，我想我要为他写点什么。

他曾经写过我，他的文章中说：他和他年轻的伙伴们站在熊熊燃烧的十字架前……我觉得我今天又站在了十字架前，在遥远的他乡，想象着他的灵魂进入天国。

然后写着的时候，突然馒头打来一个电话。

他声音都变了，说：你能不能在美国找找，看能不能……看谁能有提取精子的技术……

我们商量了半天，觉得不对，因为远隔千里，就算是有了这样的技术，王崴的身体能不能保存下来……

突然馒头哭了，哭得说不出话来：你知道好书（王崴的太太）哭成什么样子……

我放下电话，眼泪再也止不住，不禁伏案痛哭。

你丫继续！你丫必须继续！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你的话，兄弟！

王崴，我们都会继续，我们必须继续，不为自己，要为你。

2005年9月24日首发于新浪影行天下论坛

2006年9月20日修改于美国华盛顿

一些碎片

斜江明

2001 年。

王崴是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为数不多的几位历届都参加评审的评委之一。我这里还保留着他参加第一届评审时的选票：

最佳导演：杜琪峰《枪火》。

最佳编剧：游乃海《枪火》。

最佳女演员：张曼玉（《花样年华》）。

最佳男演员：梁朝伟（《花样年华》）。

最佳摄影：李屏宾、杜可风（《花样年华》）。

十佳电影：《花样年华》、《无人驾驶》、《细路祥》、《一声叹息》、《朱莉叶与梁山伯》、《枪火》、《顺流逆流》、《卧虎藏龙》……

2001 年 2 月 17 日，第一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揭晓。这个奖由《南方都市报》发起主办，评委包括了当时较为活跃的民间影评人及影迷团体主持人。事隔六年回看这个开端，评选过程颇为简陋。但这个粗糙的开始却革命性地改写了华语电影评奖的历史。当然，也许现在说“革命性”或许仍然太早。作为华语电影中惟一个视野涵盖内地及港台的“民间”奖项，其意义还有待于在华语电影的新百年中去呈现。我们现在做的，仍然不是总结，而是希望。

2004 年。

华语电影传媒大奖进行到第四届，终于申请到一些经费可以邀请评委来广州开会。

王崴也来了。

没想到这时候南都发生了一些重大变故，虽然有“没有等不来的黎明，没有熬不过的黑夜”这样激励人心的话，但自己不免还是有些昏沉甚至放弃的想法。

去王崴的房间看他，本来心里是怀着悲抑的情绪的。见他一本正经地拿出一套西装来，说本以为这个讨论会很正式，还特地备了行头。我们都笑了。

他是这么看重这次讨论会。我心里想，让自己振作了一下。

这次讨论会，记得日期定在3月20日，是春分。

2005年。

第五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借中国电影百年的东风，盛大举行，反响热烈。

没想到秋天却传来王崴兄去世的消息。那阵子总有坏消息，一个朋友刚刚从某个村庄失踪，王崴兄的去世更让我痛感世界荒谬。

12月的时候去北京，去王崴家。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终于见到传说中那堵摆满影碟的墙。前面有他的笑脸，我对他说，会坚持把传媒奖办下去。

2000年。

那时还没有华语电影传媒大奖。

王崴，和我，都在新浪影视论坛里。记得他发过一个帖子，原文忘了，只记得这个帖子时常重复的一句话：“我们是不是一小撮？”对电影爱得那么纯粹的王崴，也有过这种疑虑。

我也不记得我是不是回了这个帖。不过记得很深的是另一个网友鞋带儿的回帖。他说，王崴，如果你迷茫，我送你一句话：“如果这世界是一个大大的臭水沟，而我只是一滴清水的话，我也要投身进去，冲淡它！”

有时候觉得这个世界真是一个大大的臭水沟。我曾经靠背诵闻一多的《死水》来发泄内心的愤懑。不过，更多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和王崴兄一道，怀着一滴清水的勇敢与狂妄。

能和王崴兄一起做过我们大家都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幸甚。

注：《南方都市报》“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是将内地和港台电影作品同时纳入视野的民间电影评选活动，由《南方都市报》发起，创办于2001年，该奖由来自两岸三地的数十位知名影评人共同参与评审，王崴即是其中之一。

永远的遗憾

张栋

王崴，这个ID以及它所代表的这个人，已经离开我们将近一年了。在这一年中，每当我想到或者提到这个名字，那种难以抑制难以表述的情绪，几乎让我无法保持片刻的思绪。

比起那些在网上网下与王崴大师多年交情的老朋友们来说，尽管我与王崴也算是相识多年，但在王崴的世界里，我几乎是个外人。我的懒惰让我尽管在新浪网友电影放映之前就认识了王崴，但我几乎没去参加过他们的观影活动；我的懒惰同样让我从新浪电影论坛就开始关注王崴这个ID，但却从没参加过一次他们的讨论和辩论；我的懒惰更让我在千丝万缕的各种江湖关系中一次次错失与王崴大师相遇的饭局。如今，那个曾经频频出现在耳边，却又很难得一见的胖子兄弟，你去哪里了呢？——My brother, where are you?

提到王崴的离去，总有一种歉疚感难以挥去：他是在我的身边离去的，是我邀请他加入《世界电影之旅》栏目组的，如果没有我的邀请，也许……

第一次对王崴大师生出相邀之意，是在2005年的年初，《南方都市报》的华语传媒大奖的讨论会上，得知他终于“下海”，颇感兴奋之余，也相约在合适的机会请他正式参加我们栏目组。

第二次，也是相隔不久，在朱日坤的现象工作室，我们共同的老友张勇，约我们二人一起为他的科幻电影剧本出谋划策。这也是我第一次听王崴大师对一个实际的创作问题发表意见，几次讨论下来，王大师极具建设性的发言纵横捭阖鞭辟入里，一路听下来，

更是景仰之心有如滔滔江水，于是相邀之意更甚。

栏目在2005年下半年有了突破，人才有了缺口，第一时间致电王崴，蒙他当即慨然允诺，算是终于成了同事。

世事无常，老天无眼，这一次才真的体会到了这两句话。

出事的时候，王崴不过刚刚到了栏目组大约两个月，才刚刚融入自己的工作，而栏目组也才刚刚认识到王崴大师不可多得的才华和价值，一切都才要刚刚开始……

——生活中的悲剧，原来比银幕上要快得多。（王崴《沟口健二之死》）

王崴的离去，几乎所有朋友都说，最大的遗憾，就在于他太过年轻，壮志未酬，身已先去，没有惊世的影像作品留下，也没有震撼的文字著作留下，甚至没有一部正式的文集问世，一个也许可以震动世界的才子，就这么在世间飘然而过。

这一本文集，或许能见王崴才华之万一，或许能让他的名字在他最热爱的电影世界里再勾留一段时间，也让我们这些爱电影、爱王崴的朋友们多了一点纪念。更大的希望，就是更多的人，与王崴一样，热爱生活、热爱电影，这也是王崴最大的心愿吧。